

## 坐拥书城

## 在俗世的人间烟火中徜徉

——读李立欣《南风薰兮》有感

□乔泰鸿

李立欣的散文集《南风薰兮》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，其实关注他的“淇园散文”公众号已很长时间，阅读体验尚佳，能感受到所呈现的都是作者孜孜矻矻的心血力作。那些东西似乎在他心中一直鼓荡，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。

总览其作品，就内容来说，反映乡村生活多，描述城市生活少；就风格来说，乡言俚语多，成语格言少；就年代而言，写过往生活多，写当下生活少。似乎陈年旧事、乡俗民情、地域风物，更能激起他的创作灵感。可能那是作者心中最柔情的弦，一旦拨动，便会激情四射，汪洋恣肆，人物活灵活现，笔墨酣畅淋漓。

这种主题选择、表现形式，有意无意地契合了以前文学界对山西作家风格的标志性称谓——“山药蛋派”。

老一代的山西作家，马峰、西戎、赵树理等，因为作品的主题大都反映的是农村和农民问题，叙事时也尽可能使用方言俚语，所以被贴上“山药蛋派”的标签。

淇园散文虽然继承了山西文脉的黄土风情，但主题的呈现却和前辈大相径庭，更生活化、趣味化、平民化，摒弃政治图说，关照内心感受。笔下的人和事都是没有经过渲染修饰的生活底色，所以有触人心魄的艺术魅力。

晚明散文大家袁宏道受李贽“童心说”的影响，主张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创作理念。意思是作者要关照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愿望，表达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想法，不要为政治氛围和前人的写作范式等条条框框所干扰束缚，张扬个性，表达自我。

淇园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这种创作理论。写人写事都是作者感情的真实流露，文章布局谋篇、起承转合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，不迎合、不刻意、不造作，不煽惑。他在自己的意识王国里遨游，笔之所触皆是我经历过、我感受过、我品尝过，这些人和事已融化进血液，反复研磨考量才诉诸笔端。因为深思熟虑，所以得心应手，感动自己同时也感染了读者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目光投射的主角都是普通百姓，并非达官显贵，这应该不是作者的刻意选择，而是遵从内心的召唤。

二

写家乡的美食是淇园作者的拿手好戏，大约舌尖上记忆是古今文人的相同嗜好。

孔子好肉，李白善饮，苏轼不但好吃，还善于创造，东坡肉、东坡肘子流传至今。袁枚更是吃货极致，他不仅记录自己的吃喝史，还以文言随笔的形式写出研究专著



南北菜肴的选材和制作流程。周作人因为吃不到“包含历史的精炼或颓废的点心”，被人诟病“不顾民生艰难”。他辩解道：我们于日用的必需的东西之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像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。

淇园散文用大量篇幅介绍与吃喝有关的人和事，下足了“嘴”上功夫。可能作者成长在困难年代，物质不富裕，生活艰辛，经年累月粗茶淡饭，于是对美味美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他写吃有个特点，不说山珍海味，目光始终聚焦在百姓享受得起、极具地方特色的家常菜：饼子、水饺、韭花、熬菜、洋槐花、猪头肉、咸韭菜等。而且，不厌其烦，描写精到细致。

写葱：葱是北方人味觉上迷人的芳香，介于蔬菜和调料之间。晋南的葱硬朗、壮气、辛味重，生吃有生吃的清爽，熟吃有熟吃的美妙。葱花一加油，灵魂就散飞。一把葱花裹在烫面里，不管是烤出的葱香，还是焖出的葱香，味儿都聚在饼子里，想溜，也流不出多少，就那么与面饼缠绵着、浸透着，在炭火中相融着，最终成就了一方美食。那金黄色的葱花饼，注定是炉火上的风流，火釜上盛开的花朵。

写萝卜：萝卜条儿拌了盐，萝卜丝儿摊了席子，十天半月下来，萝卜条晒干干，萝卜丝脱了水，那种生鲜的模样没了，黄褐色，像烟丝。几十斤的萝卜晒成三五斤，后半年，抓一把，泡了水，切葱丝、芫荽，加香油、米醋，萝卜早不是那个萝卜，有了阳光与风的味道。

但凡能把吃喝写得如花似锦的人，都是和生活达成和解的旷达者。生活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生活如初恋。在把生活艺术化、趣味化这一点上，淇园作者和前辈文化人可谓前后呼应、交相出彩。

三

内容决定形式，要表现黄土地上的风情，必须用接地气的语言去描述，文风质朴是淇园散文的一大特色。在大众可认知的范围内，尽



量用方言土语，彰显浓郁的地域特色，把原汁原味的文化积淀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土话的神奇之处在于能勾起回忆，让人浮想联翩，眼前立马浮现那些曾经的生活片段，回味无穷，倍感亲切。这种阅读体验很有画面感，中规中矩的文字语言达不到那个效果，而作者是信手拈来，用得恰到好处。

永来爹说读书没用：念个高中又能咋？高中毕业，莫球一些；牵个奶羊，捋个树叶；别个钢笔，干活尤轻；队长一说，脖子一掖。

油酥饼好吃：矮凳子，小桌子，蓬蓬底下啜饼子。一碗万荣凉粉，醋倒一股子，蒜苗一勺子，芥末辣椒一搅，香舌头爽嘴。
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用家常话说家常事，搜罗整理记录，贴近生活，贴近群众，作者可谓用心良苦。

老一代的文化人有个特点，渡尽劫波历尽沧桑之后，回归世俗生活回归书斋，佛性十足，为人不谄不媚，为文淡雅平和。散文大家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《蒲桥集》，周作人的《故乡的野菜》《北京的茶食》都有这种心性。“半是儒家半释家，光头却不着袈裟。旁人若问其中意，请到寒宅吃苦茶”，淇园散文似乎也有这种意味，自然、随性、看破、自洽，在展示乡土风情中寻找心灵寄托。走过人生风雨，看惯过眼繁华，回归自我，在琐碎平凡的人间烟火中寻觅一种恬淡自适，不偏激，不尖刻，不宏大，不造作，在自然心性中，让文字的小溪汨汨而出，缓缓流淌。品咂之下，没有酒的暴烈，没有醋的尖酸，倒像饮一壶老树茶，滋味醇厚绵长；又像和长者谈古，絮絮叨叨从容平淡，享受那难得的内心安宁。

公之于众的作品，不能随意为之。从文字的雕琢，主题的凝练，内容的厚重，分寸的拿捏，都要深思熟虑，穷尽心力，拿出看家功夫。只有这样呕心沥血的作品，才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读者，才不会亵渎“文化、文学、文明”这些高尚字眼。不迁就、不敷衍、有实力、有水平，才会感人心魄。淇园散文的高关注度、高浏览量，就是读者对作者的认可和欣赏。

如他所说：淇园散文定位晋南的乡土乡俗，探索地域性方言魅力，着意细节刻画，追求情节表述趣味性，以自我的音乐意识与绘画理念觉悟文字的节奏与画面感。以自我情怀达意乡土民俗。

一方水土成就一方人。淇园散文是黄土高坡上的田园牧歌，将在河东文化史上留下厚重的一页。

## 书斋

## 事件不等于故事

□黄磊 韩志鹏

国王死了，王后也死了。

这句话非常客观地陈述了两个事实，有开端，也有结局，但少了过程，便称不上故事。国王死了和王后死了都是“事件”，两个事件罗列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常说的“流水账”。

但试着将这句话稍加扩充，情况马上不一样了：国王死了，王后因为悲伤也死了。

两件事因为因果关系被串联成了一件事，而这种陈述比刚才的客观陈述传递了更多信息，也多了让人唏嘘的情绪：王后离世是因为悲伤啊。

其中的关键在于“因果”。有了因果关系，事件就成了“情节”。

情节，是构成故事的重要因素，它往往是一个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团。诸多情节叠加，就组成了故事的“过程”。我们可以试着继续扩写：国王死了，小王子继承了王位。但因为小王子尚未成年，国王留下遗嘱，让王后摄政。可王后向来不问政事，毫无经验，因此大臣们不希望王后摄政，便想方设法阻挠，并成功说服一向讨厌受母亲管束的调皮王子，不准王后摄政。王后失去了丈夫，又被儿子嫌弃，因悲伤过度去世了。

这个段落中，有不同因果的四个情节，每个情节环环相扣，因此它可以被称为一个故事。虽然它远远谈不上精彩，更像是一个故事的概述。但通过这个扩写，已经足够让你明白“事件”“情节”和“故事”的区别了。

故事是过程，一个具有因果逻辑链条的过程，情节保证了这个过程的延宕和推进，事件则让故事血肉丰满。

（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《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》）

## 视野

## 一棵老树的意义



□刘亮程

我理想中的家，有一个大院子，家里有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，三代同堂，最好还有太爷爷、太奶奶，四代、五代同堂，就更圆满幸福了。人住的房子旁边是牛圈和羊圈。房前屋后有几棵树，树有小树大树。小树是父亲栽的，长得不高也不粗，大树是爷爷、太爷爷甚至不知道名字的祖先栽的，它应该有几百年的树龄。

我们在大树下乘凉，自然会想起栽这棵树的祖先，也曾这样坐在树荫下听着风吹过树叶发出的哗哗响声。在夏天午后的凉爽里，他也听着树上的鸟叫，年复一年地看到春天树叶发芽，秋天树叶变黄掉落。我们坐在这样一棵老树下，自然会把自己跟久远的祖先联系在一起。

当我们看到祖先留下的树，其实就看到了祖先，感受到祖先的气息。在老树的年轮里，有祖先年复一年的目光。在这样的轮回中，时间到了我们身上。我们长大了，祖先不在了，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，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，这就是一棵老树的意义。

（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刘亮程语文课：一生的麦地》）